

# 資治通鑑

中華書局

第二十冊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乙巳八月起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己未止  
〔附〕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

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五  
至二百九十四

中華書局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後晉紀六 起旃蒙大荒落(乙巳)八月，盡柔兆敦牂(丙午)，凡一年有奇。

## 齊王下

開運二年(乙巳、九四五)

<sup>1</sup>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sup>2</sup> 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三月。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爲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爲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

莫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遙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期，讀曰替。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羈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澶州之戰也，事見上卷。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稱，尺正翻。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爲束。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缺，古穴翻；缺望，怨望也。冒，莫北翻。折，而設翻。』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昭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遺，唯季翻。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亡形已成。朝，直遙翻。

唐兵圍建州既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謂，誨語之也。『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

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璘、昶、曦，至延政而亡。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

衆奔泉州。史言泉州二將事閩主有始終。

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斂力贍翻。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4 漢主殺詔王弘雅。弘雅，漢主之弟也。

5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并易也，堅凝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爲閩人叛唐張本。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6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7 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恆，戶登翻。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爲之召欽祚還，杜威恆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掎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爲，于僞翻。還，從宣翻。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8 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

9 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10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11 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章：十二行本「廷」作「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弑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四人以除其偏。少，詩照翻。以左僕射王翺【章：十二行本「翺」作「翻」；乙十一行本同。】嘗與高祖謀立弘昌，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出爲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湏陽縣之地，唐以湏陽縣隸廣州。漢主劉龔分湏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sup>12</sup> 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

<sup>13</sup> 唐元敬宋太后殂。

<sup>14</sup>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斂也。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

<sup>15</sup> 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強大，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因胡僧襍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襍囉復言之。襍，望發翻。囉，魯何翻。復，扶又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疏吏翻。諭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命，以詔指諭之而已。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歸者襍囉之言，特建爲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爲敵。宋白曰：晉天福

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爲契丹所虜，吾欲爲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迴，爲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仁遇還，從宣翻。武更以他故爲解。爲說以自解。

<sup>16</sup> 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璠，音翻。

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與璠皆好貨。好，呼到翻。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爲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旣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去，羌呂翻。

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衆。【章：十二行本「衆」下有「王亦惡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復，蒲逼翻。惡，烏路翻。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旣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復，扶又翻。

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駕翻。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任【章：十二行本「任」作「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爲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階錢氏廢立之禍。

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慎，姓也，古有慎到。溫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考。掠，音亮。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慎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爲國官。

溫其，衢州人也。

<sup>17</sup> 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sup>18</sup> 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陰【章：十二行本「陰」作「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鵬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爲興唐府，高祖改爲廣晉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

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遺，惟季翻。

<sup>19</sup> 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女僕，即女奴也。唐人謂參候爲起居，今人之言猶爾。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帝固忌重

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已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

李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

柔而易制，易，以豉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

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

京，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玉曰：「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鎮者，恐其阻兵而反。曰：

「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維翰贊成晉祖晉陽舉兵之謀。

<sup>20</sup> 楚湘陰處士戴偃，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淳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

其官爵。

<sup>21</sup>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

心。」景達爲之言於唐主曰：厭，於葉翻，伏也；又於豔翻，滿也。爲，于僞翻。「齊丘宿望，勿用可也，

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丙午，九四六）

<sup>1</sup> 春，正月，以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奉朝會請召而已。以昭武節度

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巳所爲，迺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己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

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左右，讀爲佐佑。幾，居豈翻。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爲邪所勝。復，扶又翻。續，可求之子也。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sup>2</sup>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sup>3</sup>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晉以京兆府爲晉昌軍。更歷十鎮，更，工衡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爲諸帥之最。帥，所類翻。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爲，于僞翻。鎮寧軍，澶州。煦，吁句翻。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爲子。

<sup>4</sup>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脩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好，呼到翻。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脩巡屬之禮。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

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sup>5</sup>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縱之。

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衛，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羌，胡怨怒，<sup>【章：十二行本「怒」下有「皆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sup>競爲寇鈔。鈔，楚交翻。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sup>6</sup>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當丁浪翻。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省，昔景翻。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爲留從效遣唐戍將歸張本。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積爲蘄州刺史。積，止忍翻。

<sup>7</sup>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妖，於遙翻。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諫也。考異曰：周世宗實錄云「清苑

人」。今從漢高祖實錄。及弟兄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者，其死也，能結跏趺坐如生，謂之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枯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呼到翻。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帥，讀曰率。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

方簡時人契丹境鈔掠，鈔，楚交翻。多所殺獲。旣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鄉，讀曰嚮。道，讀曰導。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

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爲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人據定州張本。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美、胡心，市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陝，失冉翻。人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離，力

智翻。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棄之，晉復置。後周改爲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  
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渠鎮宜升爲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爲環州，顯德四年，降爲通遠軍。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蔣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蔣，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鎮安軍。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爲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

<sup>10</sup>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說，式芮翻。必令人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爲陳覺與兵攻福州喪敗而

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11 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

12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洛【章：十二行本「洛」作「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遺，惟季翻。處，昌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

13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鬪。轉鬪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酋，慈秋翻。解，戶買翻。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還，從宣翻。

14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呼到翻。數，所角翻。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連翻。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屬，之欲翻。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嵐，盧含翻。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既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於太原作亂者，憚劉知

遠之威略，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曰率。契

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誘，音酉。

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去，羌呂翻。飼，祥吏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

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人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

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爲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爲寧朔，奉化留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

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斂力贍翻。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麪，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趣讀曰促。劉知遠上表論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上，時掌翻。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sup>15</sup>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劍州，即殷主王延政所置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爲南劍州。恥無功，恥自詭說李弘義入朝而不能致也。

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侍衛官，在人主左右直衛者也，猶盛唐之侍官。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趣，七喻翻。延魯先遣弘義書，遺，惟季翻。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作「舟師」。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皆大江也，故土人亦謂之爲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傳，音附。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

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閩及候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此戰於候官縣界也。敗，補賣翻。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

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第二重城也。

<sup>16</sup>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糗糧已盡。糗，去久翻。拓跋彥超衆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

馮暉圍養拓跋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故而懷怨，暉去鎮而彥超得出。彥超既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尅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於朔方矣。